

新史记文丛

《散文选刊》选编

葛一敏 乔叶 主编

小看客

贾平凹 《一块土地》
赵丽宏 《死之余响》
雷 达 《王府井大街64号》
舒 婷 《书祭》
陈白尘 《忆眸子》
章含之 《谁说草木不通情——忆冠华》
鲍尔吉 原野 《小看客》
刘震云 《俺村、中国和欧洲》
王小波 《思维的乐趣》
龙应台 《中国人，你为什么生气》

葛一敏 乔叶 主编

小看客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看客 / 葛一敏, 乔叶主编; 《散文选刊》选编. —桂林:
漓江出版社, 2013.4

(新史记文丛)

ISBN 978-7-5407-6447-0

I. ①小… II. ①散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69413 号

小看客

主 编 葛一敏 乔 叶

选 编 《散文选刊》

责任编辑 庞俭克 王 楠

封面设计 红十月设计室

责任监印 周 萍

出 版 人 郑纳新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
邮 编 541002
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

传 真 0773-2582000 010-85890870

电子信箱 ljcb@163.com

网 址 <http://www.Lijiangtimes.com.cn>
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×980 1/16

印 张 22.5

字 数 420千字

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6447-0

定 价 39.8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生活中充满虚假
小说里真实无处不在

——张继英

目 录

引 子	一定留下了什么 / 1
第 1 章	凋谢的白花蝴蝶兰 / 4
第 2 章	轰然的黑暗 / 20
第 3 章	渭河浮尸 / 32
第 4 章	那女人 / 41
第 5 章	奇异古玉璧 / 54
第 6 章	痂痕 / 65
第 7 章	追踪 / 85
第 8 章	工地璇玑之谜 / 113
第 9 章	春熙路酒吧 / 126
第 10 章	谁是余蓓蓓 / 147
第 11 章	阆中寻访 / 158
第 12 章	爱做梦的鱼 / 169
第 13 章	教堂着火后 / 191
第 14 章	证爱 / 208
第 15 章	惊魂 / 218
第 16 章	记忆重现 / 228
第 17 章	秦哥 / 247
第 18 章	山间密室 / 274
尾 声	/ 300

一定留下了什么

下颌正受到外力的挤压，令她喘不过气来。刹那间，她仿佛看到一团红色的光，突然升腾而起，而她，则像是一粒浮尘，轻轻地、轻轻地飘向空中，飘向那光团。

“我要死了。”

她明白，此刻的自己，正受到致命的压迫，一条貌似柔软其实硬似横木的手臂，紧紧压住下颌，像巨大的塌方山石，横亘在交通枢纽的关键部位，将要阻断她的呼吸，让她很快窒息而去。

瞬间，那些最亲最爱的人，从脑海深处飘浮而来。

那是大年三十，父亲风尘仆仆地走进家门，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包，一层一层地掀开皱褶的塑料纸，像变戏法似的，变出一沓钱，递给了母亲。很快，又变出个奥特曼，托在手心里向弟弟炫耀，弟弟摇晃着大脑袋，一

窜一蹦地想要抢到手。不忍他的焦急，父亲弯下腰时，弟弟一把抓住了奥特曼。

最后，父亲变出一件红色的毛衣，“娟，穿上，看合适不？”女儿急不可待地穿上了毛衣，“好，真好看。”一手拄着拐，一手捧着钱的母亲在一旁啧啧赞叹。

挤压的力量越来越大，胸腔里膨胀的气体仿佛有千斤重力，全身的血液都冲向头颅，那张美丽的面庞变成了酱紫色，像肉案上的一堆猪肝。

1 分钟前，她还处在一片温柔中，“哥给你暖暖身子。”那胸怀似乎真的很温暖。情势的突然转变，让她腹背受敌，被死死地夹住。她想快速理清思路，快速找到退路。

然而，呼喊、反抗，似乎都已经来不及了。喉咙里的软骨在外力的压迫下，向纵深退让，抵住了气管、食管、血管……一切通道一点儿空隙也没有了，正慢慢地被勒紧、勒紧。她已经完全不能发出声了。

她仿佛又看到拄着拐的妈妈，拉扯着似木偶般摇摆的弟弟，因为营养不良，弟弟头大身子小，走起路总是摇摇晃晃的。每天，妈妈都带着弟弟，在一个又一个垃圾箱里捡废品，然后捧着一大把钱，一分一分地数给售货员，给家里买回米和菜。

“我不能死。”

求生的欲望像烈焰般燃烧。她开始调动一切力量，每个器官、细胞，甚至细胞核深处潜在的微量元素……聚集了全部的能量，“一、二、三！”骤然间迸发出全身的力气，进行最后的抗争。

她使出全身的力气去掰压在脖子上比横木还要硬的手臂。指甲发出啾剥啾剥断裂的声音，一定是严重的撕裂。不止一处，有多处裂痕。她要拼出全力，把指痕留下。

“不……我不能死……”

“嘭！”的一声，她的脚踹到了一处似有弹性的东西，一种突然向上的爆发力把她的肢体弹起，瞬间，她竟然失去了支撑……

一定留下了什么。一处痕迹？会成为确认谋杀的有力证据。

倏地，她感觉自己像一片云似的飘浮起来，飘浮在空中……像是听到了风的声音，飕飕的在耳边旋转，又像是被一股巨大的气流裹挟着快速坠落……生命在于抗争！一种潜意识突地让她挥动手臂，她仿佛重新跃到半空之上，化作一团烈焰，扑向那团红色的光，又倏地与它分开，变成两团愤怒的火球，火球里射出两条火柱，带着无比的愤恨，射向他。

凋谢的白花蝴蝶兰

1.

睁开双眼时，看到昏暗的光，她感到胸口发闷，于是伸直了双腿，伸直了全身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嘘！

窗外隐约传来汽车的鸣笛声，天亮了。

昨晚发生了什么？艾美丽心想，那种恐惧的感觉挥之不去。

一个梦魇频扰之夜。她试着回想昨晚都做了什么梦，那种恐惧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“砰”的一声响，像是楼上的人把什么东西掉在了地板上。这让她想起昨晚的事情。

那老头在天刚黑时走上楼来，在他伸手敲响对面的那扇门时，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。

他回头看了一眼，目光正看向艾美丽这边。

“不会看到我了吧？”正从猫眼里往对面看的艾美丽，下意识地往旁边闪了闪身子。等她再次从猫眼里向外看时，对面的门已经开了。

开门的是那女孩。一片艳丽的色彩映入艾美丽的眼帘，她身后的一缕光十分抢眼，衬着粉红色的衣服，即使对面门洞里的光线有些暗，也掩不住她的光彩。很快，粉红色就被那老头的身影遮挡住了。那老头穿了件灰黑色的夹克，一踏进门便反手把门关上了。

“老色鬼。”艾美丽咕哝着走进屋里，打开了电视，那个关于家庭婆媳矛盾的韩剧已经开始了。

艾美丽虽然眼睛看着电视的画面，但心里不免又想起那个老头。那张脸很像一个人，特别是偶尔露出的眼神。

他曾来过几次，开着黑色的越野车，看样子是个老板，有六十多岁了，个子不高，身体很结实，脸上黑黢黢的。前几次他来都在白天，大包小包地拎着，把女孩送到家里，个把小时就走了。艾美丽最初以为那老头是女孩她爹呢，从牙缝里挤出一串音符：这糟老头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女儿。

艾美丽家住在二楼，一天到晚没事时，她总扒着窗口朝下张望，门洞里来来往往的各式人她都看在眼里。有一次，她无意间瞥见了那个老头的眼神，他走出汽车时看女孩的眼神，让她想起多年前的那个眼神。

“唉！……”艾美丽叹了口气，心里不免为女孩惋惜。

电视里的那个婆婆正在对着媳妇唠叨，艾美丽不由得自言自语：“现在的年轻人，真是不知说什么好。”

后来有种声音从对面邻居家传来，“啪！”的一声。

艾美丽急忙拿起手里的电视遥控器，把声音调小，竖起耳朵听。

“砰！砰！”又是一阵响声，似乎那动静还不小。好像还有女孩的喊叫声：“啊——”

她站起身走到墙边，把耳朵贴在墙上仔细听，却又没有声音了。后来过了很长时间，那女孩家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。

她朝对面的墙上看了一眼，墙上的挂钟指向九点十分。

直到把那个电视剧看完，艾美丽才洗脚上床睡觉。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，刚才的声音激起她的回忆。

她还记得许多年前那个可怕的夜晚，“啪！砰！”的声音，那是玻璃杯、

餐具被砸碎在地上，还有男人的哀号、女人的嘶喊……痛苦的思绪像黑色的蝙蝠在艾美丽的心房里撞击。

她在床上不停地翻身，脑袋像要爆炸了。只得从床上爬起，吃下两片安眠药，之后才渐渐睡着。

“我这是怎么了？总是跟自己过不去。”终于熬过了一夜，艾美丽看向窗外的晨光想，“今天天气不错，我该去晨练了，那几个老姐妹还等着我呢。”

走出家门时，她特意朝对面的门看了一眼，奇怪，那扇门好像虚掩着，她睁大了眼睛再看一眼，没错，那扇门的确没有关紧。

“真是瞎操心。”她心里念叨着走下楼去。

艾美丽和几个老姐妹围着城墙边转悠了一阵儿，一路上伸伸胳膊踢踢腿，不知不觉过了快1小时。回家的路上又在路边的地摊上买了一棵大白菜。

她提着菜慢慢走上楼，不由自主地朝对门望去，那扇门依然虚掩着。

犹豫片刻后，她决定过去看看，“咚！咚！”她敲了两下门，门在她手下轻轻地移动了，比刚才开得更大了。

“余姑娘”，她喊了一声，不见动静，接着又喊了一声，还是不见动静，她轻轻地把门又推开一些，朝里迈了两三步……

“妈呀！”她一个急转身迅速往回跑，手里的大白菜掉在了地上，她回身弯腰提起装白菜的塑料袋接着跑。

她跨进自家大门，随手“砰！”的一声将门关上，接着靠在门框上捂住了胸口，过了一会儿，她感觉心脏的跳动开始平缓了，这才转过身小心翼翼地顺着门上的猫眼朝外边张望。

透过猫眼她看到对面的门刚才被自己撞开了，她急忙回到房间，拿起放在桌上的小灵通，拨通了110……

一辆警车开过来了，停在单元门前，趴在窗边的艾美丽看到车上跳下几个警察。紧跟着又一辆小型的警车也急速驶来，车里走出一个女孩，没穿警服，胸前敞开的短外套里，是一件高领白毛衣，紧身牛仔裤和高筒皮靴衬出修长匀称的双腿，一头齐肩黑亮的秀发，她步伐矫健地紧跟着几个警察走进单元门。“这女孩长得像……”艾美丽心里正嘀咕着，听到了敲

门声。

警察已经站在门口了：“是你报的案？”

“是我。”她用手指了指对面的门，胆怯地站在门里。

举着闪光灯背着勘察包的几个警察小心谨慎地相继走进门。

“笃、笃、笃……”随着清脆急促的皮靴声，那个干练的女孩站在了艾美丽的面前，“是您报案说有个女孩被害了？”

近距离地看见这个从警车里走出的女孩，艾美丽突然一怔。

女孩亮出警官证。“我是刑警队的，我叫霍妍，他叫丁萌。”她指了指身后一个帅气的小伙子。

艾美丽依然怔怔地看着她：这女孩长了一双眸子清澈明亮，闪耀着智慧的光芒，高高的鼻梁和整齐的皓齿，给人一种干练明快的印象。那气质似乎比她的年龄更为成熟、稳重。她声音不高不低，十分谦和：

“说说您看到了什么？”霍妍一脸严肃。

艾美丽喃喃自语：“太像了。”

“大妈，您说什么？”霍妍疑惑地眨了眨眼。

“嗯？”艾美丽回过神来，“昨天下午，天刚黑时，那老头走进了对门家……”

“大约几点钟？”

“七点左右吧？就是那个婆媳闹矛盾的韩剧刚开始。”

霍妍身后的丁萌拿着本子和笔开始记录。

“屋里坐吧。”艾美丽反过身走进屋里，一间简陋的客厅正对着大门。

“这么说，你看见那老头进去了，但没有看见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？”霍妍和丁萌站在门口没动。

“是呀。姑娘，坐下说。”艾美丽指着一张陈旧的似乎从来也没有清洗过的布艺沙发。

“哦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女孩被害的？”霍妍看着沙发犹豫片刻，坐在了沙发旁的一个小板凳上。

“今天早上，我像平常一样去晨练，看见对面的门没关紧……”艾美丽把早上见到的情景讲述了一遍。

“你进门后看见了什么？”

“看见地上摔碎的玻璃杯……地上的血迹……里面床上乱七八糟的。”

“你看见女孩的尸体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尸体？不，我没有看见尸体。可是家里没有人，连人的影子也不见。”

霍妍和丁萌四目相视，同时露出吃惊的表情。

“一定是那老头干的，他害死了余姑娘，然后把尸体藏起来了。你们看看柜子里，也许就在里面。”

霍妍默默地凝视着对面的这位充满“幻觉”的老人，怀疑她是否有心理问题。

“你是怀疑那老头把女孩害死了？”霍妍特意加重了“怀疑”的语气。

“昨晚我听到了很大的动静，‘啪！砰！……’还有女孩的喊叫声，害得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。”

“你是说你根本没有看见尸体，只是猜测可能在柜子里？”霍妍为了确认，加重了“猜测”两字的发音。

“不！我可不是胡猜的。昨晚我听到喊叫了，好像是‘救命——’”艾美丽的口气和神态同样坚定。

“嗯……那边的技术勘验应该结束了，很快就明白了。”霍妍像是在对艾美丽说，又像是自语。

“有可能两人一起出去，忘了关门？”坐在沙发上的丁萌发出低沉的声音。

“忘了关门？怎么可能？你从你家出去不关门吗？那地上有血迹。”艾美丽竟然听清了丁萌低沉的音符，“椅子也推倒了，乱七八糟的一片。”

“你昨天晚上是几点睡觉的？”霍妍接着详细询问了艾美丽每天早上什么时候起床、生活是否有规律等细节问题，想通过这些询问了解这个女人的状态是否正常。

“每天晚上不到十点我就准时上床了，早上六点起床。昨晚心里闹得慌，我吃了安眠药，今早起来得晚些。”艾美丽的举止看上去似乎没有异样。

“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吗？”丁萌忍不住插问。

“不知道。睡得太死了。”艾美丽如实地回答。她显然对“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”反应迟钝，心想：“我要是知道了还要你们警察干什么？”

“您多大年纪了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霍妍需要进一步确认艾美丽的身份，她看上去有七十多岁了，白发苍苍，但那双满是皱褶的眼睛依稀存留着年轻时的美丽。从她的表情和言谈举止上看，不像是精神有问题。

“六十九岁了。女儿出嫁了，现在就我一个人。”

“哦，您在猫眼里看见那老头，是偶然吗？还是听到了什么动静，比如汽车的声音？”

“那时，我刚从外面回到家里。”艾美丽说她关上门时突然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，结果在猫眼里看见了那老头。等他进去后，这才想，怎么没有听见汽车的响声？于是就趴在窗口朝下看，但没看见汽车。

“噢！这么说，他昨天来没有开车？”霍妍急切地问。

“也许是吧。”

“不会是有什么急事，他们一起出去，忘了关门吧？”霍妍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时，仔细观察着对面的老女人。

“不会吧。”这回艾美丽的声调似乎不够坚定。

“老头长得什么样？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干什么的？家住哪里？”霍妍扫视了房内的家具和摆设。

艾美丽先是摇了摇头，又说：“那老头长得挺黑，看上去身体很好，大概有六十岁吧，开始我还以为是女孩她爸呢。至于他是干什么的，搞不清楚。不过看样子像是个老板，自己开着车。”

“那个女孩呢？”霍妍想知道艾美丽对那个女孩有多少了解，是否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年龄多大，干什么的，从哪儿来的……

“嗯，最多二十岁，外地来的，租的房子。叫什么我不知道，就知道姓余，我叫她余姑娘。从什么地方来的，在什么地方打工，我都不知道。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答理人，我也不好问。”艾美丽突然想起什么，“你还是问房东老石家吧，我这儿有房东的电话，我们是老邻居了，他曾留过话，有什么事让跟他联系。”

霍妍从艾美丽手中接过字条，递给丁萌，说：“快联系，让房东尽快赶过来。”转身又继续问：“那个余姑娘什么时候搬到这里住的？平常都有什么人来找她？”

“刚到夏天时搬来的，好像是5月。那个老头来找过她几次。”

“还有别的人来找过这女孩吗？”

“没见过。”

霍妍说：“谢谢您！以后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联系。”

她在艾美丽刚才拿出的纸上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名字，又走到窗前朝楼下看了看，艾美丽就是整天在这里朝下观望的。

单元门外，不知何时，已经聚集了一些围观的人，霍妍知道，在这个没有围墙的居民小区里，还实行着旧式的管理，几乎是放羊式的管理。这里居住人口复杂，外来流动人口多，因此，这里也是案件高发区，是公安重点关注的小区之一。

霍妍对丁萌说：“请大妈看完笔录后签字。”便向现场走去。

2.

站在客厅门口，可以看见整套房间的布局。右手边的侧门里是卧室，床上凌乱不堪，霍妍一边职业地吸了一下鼻子一边揣测，这个位置，应当是艾美丽清晨闯进来时所在的位置。

这是一套简陋的居室。进门便是客厅，沙发、茶几、方桌和两把椅子，其中一把椅子被推倒了，都是陈旧的木质，20世纪80年代的颜色，单一的暗红色。

地板是瓷砖的，有几片污渍，看样子是从那只破碎的玻璃杯里流出来的，水？酒？或是红色液体掺和在一起？有些混浊，一时难以分辨。可以肯定不是血迹。

茶几上的瓷花瓶被推倒了，花瓶里的水从桌面流淌到地上。一束美丽的蝴蝶兰躺在茶几上，白色花瓣中央点缀着淡淡的紫色花蕊，花瓣有些发蔫，许是因为失去水分的养护。在霍妍看来，它依然是整个房间里最抢眼而富有活力的，透出几分高雅几分神秘。

现场的技术勘验已经接近尾声。

“莫名其妙。”负责记录的警察在笔录上写下时间：10月27日，十时，一边合上笔录一边自言自语。

“有尸体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霍妍蹙了蹙眉头，“大衣柜里有什么？”

“几件衣服。”

“有什么疑点吗？”

“床单上有少量的血迹和污渍。床下有一只摔成三瓣的玉石手镯，一件粉色丝质睡衣被扯坏了。提取了毛发、皮屑，还有纤维。”

血迹、污渍……该不会又是一个令人生厌的故事吧。

霍妍转身走进卧室，感觉到的第一印象是色彩，紫色的窗帘，紫色的床单、被罩，刚进门时闻到的薰衣草的气味，还有客厅里那只白色的蝴蝶兰……

色彩是潜意识的母语。

霍妍陷入沉思，这是她从警四年始终坚持的一个习惯，在犯罪现场，通过一切物证，揣摩和推测案件当事人的爱好、兴趣、习惯、个性以及性格等心理特征。

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？如果不是这些血迹、污渍，还有破碎的器物，这套简陋的居室里，还是充满清雅和温馨，紫色的空间，意味着神秘和迷人，一个小女人的情调，几分浪漫，几分迷离。

而此时，这儿却充满了空灵、寂寞、悲凉、恐惧。

卧室狭小拥挤，一侧床头柜上的玉石台灯吸引了霍妍的目光，有种熟悉的感觉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，长袖宫女跪姿托灯，仿古灯应该是蓝田玉的。

走到另一个床头柜边，霍妍拿起倒在床边的小闹钟，时针指向八点五十八分。

八点五十八分——霍妍怔怔地看着，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？

“头儿，我看有些蹊跷。”丁萌跟在她身后说。

“说说看。”霍妍边说边返回客厅，蹲在地上查看痕迹。

“现场虽然凌乱，但似乎没有杀人的痕迹。这客厅地板上破碎的玻璃杯和污渍，应该是酒水。”丁萌跟在她身后，肯定地说，“是红酒。”

“还有香水的混合味道。”其实霍妍刚一进门时就已经在分辨这些气味了。她站起身走到茶几前，从下层拿出一些 CD 唱片、DVD 影碟片，又拿

起几本时尚的杂志。

“看样子，是被老板包养的小女人。”丁萌也翻起杂志。

“这女孩，还喜欢古玩？”霍妍放下《瑞丽》杂志，拿起一本《古玩鉴赏》。

“还有古玉鉴赏的碟呢。”丁萌撇了撇嘲讽的嘴，“不会是一场猎艳游戏吧？”

“也就是说，报案人的想象丰富？”霍妍自我否定地摇了摇头。

“你刚才不是也说，有可能他们一起出去，忘了关门？或者，他们之间发生了不愉快，分别跑出去了？”丁萌转身朝门口走去。

霍妍不置可否，查看了卫生间和厨房，她没有忘记在卫生间里浏览那些化妆品，随后朝门外走去。她轻声对身边的丁萌说：“以此为圆心，方圆两公里内寻找是否有尸体，特别注意护城河、垃圾堆。”

只见丁萌突然举手指向大门口。

房东来了，正站在门口。

顺着丁萌手指的方向，她看见了站在大门里一位略显惊恐的老头。

“您是房东？谢谢您及时赶来。”霍妍走上前去。

“接到你们的电话，我就打的来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”老人眼里透出疑惑。

“现在还无法确定。”霍妍要求老人提供有关房客的情况，“是通过中介租的房子吗？”

老人说这房子是他儿子租出去的，可能是通过中介公司介绍的，不过他儿子今天不在家，“接到电话我就来了。”老人的声音里透出胆怯。

“住你房子的人长什么样？”

“没见过。只知道是个女孩。我把租房合同带来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打开合同，霍妍首先看到了附在合同上的女孩的身份证复印件。她愣住了。

“余蓓蓓，现年二十一岁，发证机关四川省仪陇县……”丁萌接过身份证复印件念着。

“什么？她叫什么？”霍妍瞪大双眼。

“余蓓蓓。探长你怎么了？你不是看过吗？”丁萌不解。